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二十五

襄公

集說楊氏士勛曰魯世家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周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己丑簡王十四年　元年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

瓠丘杜注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案壺丘亦曰陽壺寰宇志曰古陽壺城南臨大河今絳州垣曲縣東南陽壺城是也屬山西平陽府

胡傳案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

彭城封魚石戌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集說杜氏預曰魯與謀於虛朾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　陸氏淳曰公羊曰不與楚專封也趙子曰案此是楚取彭城令魚石守之耳豈名封國乎穀梁曰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趙子曰與叛臣豈疑其為正哉意不應如此　劉氏敞曰楚為不道奬亂助惡使臣叛其君春秋所惡也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凡諸侯受封於天子固有常分疆者不得獨兼弱者不得獨失有王者作疆者將損之弱者將益之故宋雖失彭城猶未為非宋也彭城言宋大鼎言郜齊寶言衛取非其所有據非其所安可不戒哉　師氏協曰苟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奬亂與夫諸侯討叛之功矣　孫氏

覺曰蒯聵出奔七年於外矣衛侯元卒而輒已立為君於蒯聵之納也必曰世子蒯聵若曰是乃世子也輒安得為君乎彭城已入於楚而以之居魚石矣於其圍之必曰宋彭城若曰彭城乃宋邑魚石安得受之於楚乎地 張氏洽曰案楚已取彭城封魚石今彭城非復宋地尚繫之宋傳曰諸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趙氏鵬飛曰伐叛討逆霸主之事也悼公之興首也合諸侯之大夫為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而願奉其役也然魚石之在彭城實楚寘之以逼宋前年伐宋取彭城也則彭城非宋之有久矣聖人書之必繫之宋者正名定分如鼎取於宋必繫之郜名分正則天下定此春秋之教也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不繫之衛而此圍彭城必繫之宋何也蓋圍戚者圍蒯聵也蒯聵雖見黜於父實衛之世子非叛人也則戚固其邑矣何必繫之衛哉彭城為楚所奪以封其叛人楚不得取之宋魚

石不得受之楚是其邑本宋邑也故必繫之宋焉予奪之義於是甚明觀乎此而知聖人重名分也　家氏鉉翁曰書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褒之也為宋圍彭城同盟之義也　季氏本曰魚石倚楚為援據邑要君非人臣之禮晉侯始起即合諸侯討之可謂急於為義矣　黃氏正憲曰晉悼初政勵精韓厥當國善謀重以楚黨逆臣為惡故冬會虛朾春圍彭城而魯襄甫即位仲孫蔑即稱師助義可不謂賢大夫哉北方積衰之世實賴此復振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厥公作屈鄫公作合鄫杜注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左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

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鄭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為之援

洧上杜注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長平在今西華縣屬河南開封府

胡傳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集說蘇氏轍曰諸侯之師會晉伐鄭故次于鄫以待之　高氏閌曰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鄫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　趙氏鵬飛曰伯主之伐鄭者屢矣必連諸侯之師非以鄭之彊大也畏楚也使鄭外無楚援則偏師扼之以入其郛何以多為今晉之圖鄭亦可謂

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奪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鬬楚而不慴此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鬬其民也故聖人書伐書次美其得問罪之舉說者徒見楚師侵宋乃曰次于鄫以救宋且楚至秋而後侵宋豈於此先次而豫救之不原所書之序矣況鄫鄭地也豈次於鄭而救宋耶不足據也 戴氏溪曰韓厥身伐鄭而諸侯不與焉亦見悼公圖伯之初使大夫身親其勞不敢勤諸侯之師也 汪氏克寛曰鄭棄北方而從荆蠻助叛臣以逼其君皆非義也晉悼公既禽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而使韓厥以偏師伐之皆合於義者也又曰自鄢陵之戰楚子救鄭楚子重救鄭楚公子申救鄭皆不書義與此同又曰齊桓伐楚次于陘不欲速戰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鄫不欲速圍以虐鄭皆霸者不輕用兵而重民命之意

也故文定傳曰伐而書次其次為善　羅氏喻義曰次止也料前軍能獨當鄭諸侯之師且止晉悼舉止安問同符齊桓伯亦有真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呂留杜注二縣今屬彭城郡案呂縣留縣漢屬楚國後漢及晉屬彭城國泗水至呂城積石為梁故曰呂梁徐州北五十里有呂梁城水經注濟水過沛縣東北又東南過留縣北漢張良遇漢高祖於留即此地也呂縣隋廢留縣唐廢今俱在徐州境

犬丘杜注譙國酇縣東北有犬丘城迂回疑案犬丘地不近鄭故杜以為疑然是時楚方侵宋取呂留鄭蓋為楚取也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西北

三十里有太丘集

集說孫氏復曰楚師侵宋所以救鄭也高氏閌曰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者蓋攻其所必救也以其無名加兵故書曰侵家氏鉉翁曰楚納宋之叛人晉以諸侯之師克彭城執五叛以歸楚不知自反以兵加宋將以雪恥恥益甚焉汪氏克寛曰楚憤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釋憾於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集說杜氏預曰辛酉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朝

左傳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集說楊氏士勛曰世本及左傳邾宣公也　季氏本曰邾子去年朝魯今襄公新立故復來朝以賀之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傳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集說杜氏預曰冬者十月初王訃未至故傳善之范氏甯曰王崩訃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　徐氏彦曰天王崩而四國得行朝聘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四國行朝聘之

時王之訃告未至於魯楊氏士勛曰知王崩訃未至者禮諸侯為天子斬衰若其聞喪豈天子以九月崩當月即邾子来朝冬初即晉衛来聘魯是有禮之國焉得受之明知訃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也猶如襄二十九年吳子餘祭五月所弒訃未至魯故季札以六月至魯仍行聘事亦此類也若然經書九月天王崩者訃雖在十月之末告以九月崩爾蘇氏轍曰九月王崩十月訃未至於諸侯故雖不廢朝聘不為非禮　李氏廉曰三國之朝聘胡氏本泰山孫氏說貶之然穀注及公羊疏皆同杜氏說葢如胡氏說則此條當與蟲牢同譏但蟲牢明書己酉己丑相去四十日訃告之及必矣胡氏得之此則下無日未有以辨其久近且三傳皆無貶文恐杜說亦可取

案三國朝聘左氏皆以為禮杜氏預釋之曰王訃未至也公穀俱不發傳而范氏甯徐氏彥楊氏士勛咸

主杜氏葢按日而稽之非臆度也胡傳必以為訃告已及恐無所據今從左氏

庚寅靈王元年**二年**晉悼二年齊靈十一年衛獻六年蔡景二十一年鄭成十四年曹成七年陳成二十八年杞桓六十六年宋平五年秦景六年楚共二十年吳壽夢十五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集說杜氏預曰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左傳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集說許氏翰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

附錄左傳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集說孫氏復曰成公夫人　家氏鉉翁曰齊姜襄公嫡母也與定姒並書卒葬而嫡妾之分見矣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困反

左傳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

集說　杜氏預曰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　孔氏穎達曰經云六月庚辰鄭伯睔卒傳言七月庚辰鄭伯睔卒經傳必有誤者杜以長歷校之此年六月壬寅朔其月無庚辰七月壬申朔九日得庚辰則傳與歷合知傳是而經誤也高氏閌曰不書葬者以成公附楚故諸侯不會葬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　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集說杜氏預曰晉伐喪非禮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劉氏敞曰穀梁曰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於前事也說者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皆非也將尊師少書將例然也何至於此獨為異乎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若人伐已喪已亦伐人喪是以怨報怨也豈以直報怨者乎春秋豈為是書之哉　孫氏覺曰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甯殖書名將尊師少也　張氏洽曰士匄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與之則茲伐喪之罪不待貶而見矣　家氏鉉翁曰秉鄭喪而侵之失盟主之道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

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甇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集說王氏葆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東陽杜注齊境上邑今東陽城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

集說杜氏預曰齊諡也三月而葬速　陳氏岳曰穆姜有美檟頌琴文子取之以葬公羊不知婦先姑薨故疑之也

叔孫豹如宋

左傳 穆叔聘於宋通嗣君也

集說 孫氏復曰叔孫豹僑如弟 趙氏鵬飛曰叔氏自公孫茲叔孫得臣再世為卿至叔孫僑如其橫滋甚詭謀一敗匍匐奔齊叔孫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幼未能君盟會征伐專於仲孫蔑蔑孟氏也季文子為正卿而實耄矣故叔氏復出而任聘問之事將以漸而干政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集說趙氏匡曰公羊曰不書取諱也案夫子增損經文以示義覩文見義何諱之為　陸氏淳曰趙氏云不書取許其城也又曰淳聞於師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列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於鄭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內鄭也非也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內之乎　蘇氏轍曰鄭久從楚諸侯歲為之興師於是城虎牢以偪之明年而鄭受盟　沈氏棐曰不言伐取且不繫之鄭皆所以與晉也　張氏洽曰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伯主當討鄭而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呂氏大圭曰楚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皆是衛杞不能有之而齊桓城之爾然則城虎牢亦鄭不能有而諸侯城之　趙氏鵬飛曰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之辭書之圍宋彭城是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書之遂城虎牢

是也圍宋彭城為宋治叛臣爾其利不及天下故繫之宋遂城虎牢天下均蒙其安非鄭所得專也故不繫之鄭晉楚爭鄭五十年矣乍叛乍服惟彊是依鄭成一叛入楚晉厲敗之於鄢陵三合諸侯征之而不反益鄭入楚則楚兵將横行於宋衛之郊天下諸侯為之不寧今晉悼之興規規然求所以得鄭之策諸大夫謀城虎牢以偪之虎牢既非鄭有鄭何恃以抗列國哉故兵出虎牢則直指鄭郊非特鄭無所恃楚失之蓋亦恐矣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至八國之君同泣是盟而天下無兵車之役者凡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於天下也此聖人所以不繫之鄭歟鄭氏玉曰遂者繼事之辭會畢而城之也前會于戚孟獻子已有是謀知武子未敢專於是歸告晉侯言之於齊帥諸國而舉是役非大夫之專事也　汪氏克寛曰自平王東遷鄭武公入為卿士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鄭厲公納惠王而王復與之焉然齊桓

之霸說申侯而與之虎牢則固未嘗以虎牢為北方之輕重也迨悼公之霸則近楚微國若江黃弦庸六蓼羣舒之類吞噬靡遺列國諸侯若陳若蔡若許亦已服役於楚夷於屬縣而鄭以王室懿親畿內大國又屈而從楚苟非阨虎牢之險以制其棄同即異之心則楚將越鄭而東蹂躪北方之境矣故虎牢之城不繫於鄭也陳氏際泰曰城虎牢所以扼楚亦所以制鄭未幾而為雞澤之盟蓋三駕而楚不爭鄭不叛虎牢之城亦預有力也夫

案鄭方堅於從楚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之所以扼鄭之吭而使之不得南向也攘楚服鄭實關天下之大計故不書城鄭虎牢況是時晉已取之非復鄭之所有自不得仍繫之於鄭也胡傳責鄭不能守恐於經旨未合夫春秋內晉而外楚豈欲鄭守險以拒晉乎張氏洽謂霸主討不服之國地非鄭所得私家氏

鉉翁謂鄭辱天子之封守罪當削皆非篤論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集説 劉氏敞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公子申之累上奈何嬰齊也壬夫也申也三人者執楚國之政公子申賄而專嬰齊壬夫畏其偪也而殺之是君與臣同國之道也　蘇氏轍曰申罪不至死而楚人殺之故稱國以殺　高氏閌曰晉城虎牢有以勝楚矣楚無所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

辛卯靈王二年 **三年** 晉悼三年齊靈十二年衛獻七年蔡景二十二年鄭僖公髡頑元年曹成八年陳成二十九年杞桓六十七年宋平六年秦景七年楚共二十一年吳壽夢十六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彊自此始

左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鳩茲杜注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蕪湖縣東四十里有鳩茲港是也屬江南太平府　衡山杜注在吳興府烏程縣南案烏程乃湖州府附郭縣也去蕪湖甚遠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横山似為近之

集說許氏翰曰國政失御大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內與晉讎此共王之所以不振也　高氏閌曰

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其勢稍屈畏諸侯并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　李氏廉曰經書楚君大夫之伐吳乜始於此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始朝也

集說高氏閌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樗敕居反）長樗孔氏穎達曰近城之地

左傳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集說 杜氏預曰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於外　孔氏穎達曰文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盟不書地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於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文三年盟于晉都此盟出城外者出與不出皆由晉侯意耳此或是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已出盟於外若似相就然故出城也　蘇氏轍曰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成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三年雖改盟而猶盟於其國亦非禮也晉悼公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於長樗禮也　高氏閌曰出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　張氏洽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　家氏鉉翁曰不於國都而盟於外謙也魯君童稺之年晉悼勤於用禮書以美之　李氏廉曰此正與魯及向戌盟于劉同意蓋魯亦敬向戌特出而與之盟也襄如晉

五始於此年　汪氏克寛曰魯君朝晉而盟者四文公有三焉晉襄首以陽處父盟公明年又要公盟於國都靈公亦與公盟於其國惟此年晉悼公特去國都而與公盟長樗有以見襄靈之倨而悼公之謙宜悼公之能復伯也

公至自晉

集說杜氏預曰不以長樗至本非會　程氏端學曰盟于長樗而至自晉者蓋公如晉則朝晉矣長樗之盟乃朝後之事故東萊呂氏曰本謀如晉而以如晉為重故不以長樗至

附録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

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杜注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後漢志曲梁侯國有雞澤即春秋諸侯同盟處也今曲梁故城在直隸廣平府東北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公會

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

　　祁杜注水名案祁水即時水也平地出泉曰祁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傳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列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

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集說　杜氏預曰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程子曰楚彊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高氏閌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

朱子曰襄公之世晉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　張氏洽曰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公會單子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儕王官於諸侯俾下同於歃血其事不足爭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

案諸侯不敢盟天子之臣而雞澤之盟單子與焉故胡傳以為大亂之道也杜氏預以為無譏蓋是時悼公初政伯業方新不敢盟同列於國中矧與王臣盟乎則單子受王命而來盟或當如杜注之説也今並存之

陳侯使袁僑如會僑其驕反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

公羊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穀梁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集説杜氏預曰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名會而自來故言如會　范氏甯曰鄭嗣曰外乎會者明

本非會内也諸侯已會乃至爾　高氏閌曰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也今聞鄭伯受盟故俾大夫求成於晉本非名會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於此

左傳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公羊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

集說杜氏預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别與僑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　孔氏穎達曰上文雞澤之會其内未有陳侯直言諸侯之大夫則

不得包陳袁僑故殊之也　啖氏助曰穀梁曰諸侯
已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彊也諸侯盟已畢而
袁僑至故大夫與之盟再無他義　劉氏敞曰諸侯
之大夫則其言叔孫豹及之奈何恭也其恭奈何臣
無專命於君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云者受命之
辭也又曰穀梁曰及以及與之也非也此兩及若文
當然耳何謂與之何謂不與之哉　蘇氏轍曰陳始
亦從楚令尹子辛侵欲於小國故陳成公使袁僑求
成於晉諸侯既盟而後袁僑至故復使大夫盟之殊
及袁僑主盟袁僑也穀梁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
盟大夫張也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夫諸侯不專
敵袁僑而使大夫盟之禮也且悼公晉之明主而以
為失正則過矣　孫氏覺曰雞澤之盟諸侯為會而
陳侯使袁僑往焉諸侯卑之不與盟戊寅之日使大
夫盟之再言及者所以別内臣與諸侯之大夫爾穀
梁以為大夫執國權案經意乃是諸侯不與袁僑盟

故使大夫大夫安得專權哉　趙氏鵬飛曰悼公所以霸諸侯之效在得陳得鄭而已陳鄭即楚久矣厲公之威有所不能服今一興虎牢之役隻矢不遺而鄭來歸陳覩鄭之歸而亦遣袁僑如會焉一會而得二叛國其亦偉矣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勢不可以君臣同盟故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尊卑之分不其正歟蓋鄭伯之來既與雞澤之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固苟復自及其盟則袁僑實伉而霸主之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已之辱而僑無伉君之罪其禮甚安而分甚明此吾所以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不達乃曰諸侯在而大夫盟大夫專也溴梁之會書大夫盟不先言諸侯盟則可謂諸侯會而大夫盟矣責大夫之專可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書諸侯之大夫則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也何得為專　王氏樵曰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非大夫

相與私盟也非大夫張也晉君方明六卿皆民譽諸侯和協何得因一盟而失政自是始乎但踐土之盟陳穆公如會文公未嘗再要以盟而陳服於晉歷三世而不叛袁僑受陳侯之指而來苟有誠服之心又何必汲汲以盟誓結之哉此則悼公不知本之過也

黄氏正憲曰陳自從楚盟於辰陵至是二十有八年今鄭已同盟雞澤則不能安枕矣然念背晉已久恐晉加罪故先遣袁僑如會以嘗之悼公方欲招攜懷遠故略其已往之罪使諸國大夫與僑盟則晉不屈己僑不抗君可以安反側之心可以廣招來之義此正悼公之賢也論者謂諸侯在大夫不得專盟豈非拘攣之見乎

附録左傳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

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秋公至自會

集說杜氏諤曰公踰時而返故致之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傳 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 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集說 蘇氏轍曰許事楚故也 張氏洽曰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以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趙氏鵬飛曰晉既得陳鄭矣其比於楚者許也故夏盟陳鄭而冬伐許然許為鄭所虐遷於葉以避之葉逼近楚倚楚為重必不能近叛楚而遠事晉也惟晉能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征之無益矣

壬辰 靈王三年

四年 晉悼四年齊靈十三年衛獻八年蔡景二十三年鄭僖二年曹成九年陳成三十年杞桓六十八年宋平七年秦景八年楚共二十二年吳壽夢十七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傳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

繁陽杜注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北有繁陽亭

胡傳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襄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

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案陳通於楚楚窺北方陳其門戶也楚逞志於陳以為陵轢諸侯之計而與晉爭衡晉及諸侯當并力以謀陳而韓厥以文王事紂為比臧紇謂陳不服楚必亡二大夫之言何其陋也此陳之所以終為楚有也

左氏亦以為陳無禮謬矣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

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集說高氏閌曰且為鄫世子故李氏廉曰襄公之編書聘晉者九始於此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下定姒同

左傳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集說杜氏預曰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孔氏穎達曰二年齊姜薨葬者是成公夫人故此為成公之妾也據傳匠慶之言知是襄公之母　高氏閌曰襄公以夫人之禮卒之　家氏鉉翁曰此成公妾也前年書夫人姜氏有兩夫人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王氏錫爵曰定姒非嫡夫人故丈子不欲成其為小君之喪

葬陳成公

集說汪氏克寬曰陳即晉魯會其葬故書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公羊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

集說許氏翰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姒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櫬此葬速禮略也　王氏葆曰此葬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書葬定姒者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　高氏閌曰死纔二十三日爾吳氏澂曰僖宣襄昭四妾母羣臣皆逢君之意而尊其母及定哀之際君弱臣彊嗣君之母先君之嫡夫人也乃敢蔑視其君而卑其母焉甚矣魯道之衰也

案春秋正名定分而於嫡庶尤嚴妾母見於經者成風敬嬴定姒齊歸薨稱夫人葬稱小君與正嫡無異皆所以明其失禮也孔氏穎達謂嫡母薨則妾母尊殊失經旨

冬公如晉

左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

無失官命鄭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集說　王氏樵曰襄公之立至是纔七歲爾幼弱之君奔走道路所謂國君道長豈得已哉　高氏閌曰公有母喪復如晉朝

陳人圍頓

左傳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集說　高氏閌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人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晉而頓為楚間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興而楚詘也　家氏鉉翁曰陳既遣袁僑如會故圍頓治楚之屬國也　程氏端學曰陳侯居喪不修德教民外禦彊楚而越喪興師圍楚之與國

以致寇比事而觀罪自見也　李氏廉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怨與鄭獲公子燮以激楚之爭二事相類其後皆連兵數載而不息非處己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頓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己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附錄左傳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

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

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無終杜注山戎國名案秦置無終縣項羽封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即今順天府玉田縣也縣西有古無終城　有窮杜注國名水經注窮水出於安豐昭二十七年楚與吳師遇於窮即此也今在英山縣境　鉏杜注羿本國名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十五里有鉏城　寒杜注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唐初有寒水縣屬濰州即故寒亭也今寒亭在山東萊州府濰縣東北五十里　有鬲杜注國名平原鬲縣案鬲偃姓皐陶之後封於鬲今山東濟南府德平縣東一里有故鬲城　斟灌杜注

夏同姓諸侯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今斟灌城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東北四十里　斟尋杜注

夏同姓諸侯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今斟城在山東青州府濰縣西南五十里　過杜注國名東

萊掖縣北有過鄉郡國志掖縣有過鄉即過國也今為萊州府治　戈杜注在宋鄭之間　狐駘邾

邑杜注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今狐駘山在山東兖州府滕縣東南二十里

癸巳　靈王四年　五年　晉悼五年齊靈十四年衛獻九年蔡景二十四年鄭僖三年曹成十年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六十九年宋平八年秦景九年楚共二十三年吳壽夢十八年

春公至自晉

集說高氏閌曰著公不朝正於廟也且公幼而頻年如晉是危道也襄之出二十四致之者二十一

危之也

附録左傳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於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集説 杜氏預曰發子産父 高氏閌曰鄭自雞澤之會始來聘於諸侯得以息兵修好也 趙氏鵬飛曰鄭僖新立雖與雞澤之盟而聘使未交於諸侯故以發來聘然鄭成陷於楚今僖公復從禮義之風行聘問之禮亦足以榮矣 李氏廉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覿鄫大子於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公羊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

穀梁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

集說杜氏預曰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鄫列國也使其世子同於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鄫力不足者故無譏焉　石氏介曰不書及內之也鄫有國而私屬於人魯晉之私屬鄫也皆不臣之著也　劉氏敞曰鄫請於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鄫曷為為附庸於魯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鄫失正矣

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　孫氏覺曰明年莒人滅鄫則是晉失霸主之道而魯大夫之往為無益矣　王氏葆曰凡外相如不書書者必有謂也叔孫率鄫大子如晉故不書會與及然鄫雖小亦國也請於晉而屬之比諸魯大夫而覿之是推天子之禮以事霸主也故參譏之　汪氏克寛曰諸侯之世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而亞於大夫之列非禮也然春秋時較彊弱之勢而無君臣之分以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鄫國微弱而其世子次於魯大夫也叔孫豹偕鄫世子巫如晉而不言及是旅見於霸國也仲孫蔑衛孫林父受命於晉以會吴而不言及是旅見於吴也旅見於晉猶之可也旅見於吴甚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吴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　善道杜注地闕　案阮勝之南兗

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盱眙縣許慎曰張目為盱舉目為眙城居山上可以矚遠故曰盱眙今屬江南鳳陽府泗州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集說杜氏預曰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　孔氏穎達曰不序吳於林父之下而別云會吳者為吳人先在善道蔑與林父往彼會之故云會吳也十年會吳于柤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下戚會不殊吳者來會于戚故與諸國同序列也　劉氏敞曰晉將合諸侯于戚吳子不至使魯衛先之爾　許氏翰曰晉楚爭衛權之在吳故晉

急吳如此　季氏本曰晉將邀吳為戚之會而魯衛近吳且俱同姓故晉命以通好焉

秋大雩

左傳秋大雩旱也

集說高氏閌曰因旱祭志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集說 杜氏預曰共王敗於鄢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 劉氏敞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壬夫之累上奈何前此者陳鄭去楚即晉楚人伐之不服媾之不可楚子怒曰壬夫實侵欲焉乃殺之是遷也然則壬夫之罪何壬夫之為人臣也怙勢而懷利足以殺其身已矣 蘇氏轍曰壬夫固有罪矣廢而勿用可也殺之過矣故稱國以殺王氏葆曰壬夫之貪有取死之道矣經以國殺大夫為文者陳之叛楚在子辛楚子既不能明法教以律貪人又不能殺貪人以謝小國乃擁其罪人興兵致討而陳恨彌篤方歸罪子辛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家氏鉉翁曰前殺公子申曰受小國之賂今殺壬夫又以侵欲於陳而使之叛楚猶有政二大夫不為無罪但用刑過慘春秋不與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公羊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

胡傳吳何以稱人案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集說杜氏預曰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　石氏介曰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

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　劉氏敞曰吳曷為序鄫之上抑鄫也曷為抑鄫鄫不能國非諸侯之列也　程子曰吳來會非為主也　蘇氏轍曰吳之稱人與鄫皆列不可曰吳鄫人也鄫之復列於會魯人不利屬鄫也　張氏洽曰戚之會因吳之來而命戍陳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匄知戍陳之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嘆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晉為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陳乎

李氏廉曰晉悼公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始於此年會戚一也冬會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鄬三也八年邢丘四也九年戲五也十年柤六也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亳城北八也會蕭魚九也蓋自四年至十一年為八年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羊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集說 杜氏預曰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 程子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蓋陳附晉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 葉氏夢得曰孰戍之我也會戚之諸侯既受命於晉而歸各為之戍陳以備楚不言諸侯散辭也 高氏閌曰此諸侯同戍非獨魯戍之也書於公至之後則知諸侯各還國而遣戍與僖二年城楚丘同義 汪氏克寬曰悼公之戍陳有恤諸侯之義惜其以為有陳非吾事人心不協而不卒戍遂至於失陳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於城棣以救之

城棣杜注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寰宇記有南棣城北棣城在陽武縣北十里二棣城之間有博浪河亭即子房擊始皇處也今屬河南開封府

集說高氏閌曰陳方附晉諸侯既戍之復為楚所伐又相率救之救之義事也　陳氏傅良曰書救陳何陳不服也陳自辰陵不與諸侯之會三十年矣悼公伯而雞澤之盟袁僑至戚之會陳侯至諸侯為

之戍陳而楚有公子貞之師於是救陳又明年會于鄬陳侯逃歸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家氏鉉翁曰戍者戍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戍之及楚師之來以戍為未足又動大兵往救焉書戍書救以善晉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善救陳也

集說范氏甯曰善之故以救陳致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集說 高氏閌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慎僭亂未啓也其子宿嗣是爲武子季氏之彊萌於僖公大於成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

甲午 靈王五年 **六年** 晉悼六年齊靈十五年衛獻十年蔡景二十五年鄭僖四年曹成十一年陳哀二年杞桓七十年宋平九年秦景十年楚共二十四年吳壽夢十九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傳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集說 趙氏鵬飛曰杞自入春秋至是始以名訃於諸侯而葬配以謚其初蓋微弱不能行其禮諸侯

亦從而盻之葬有所不會至此始會之故書葬杞桓公　汪氏克寬曰桓公自僖二十七年來朝成九年來逆叔姬之喪此年卒子勾嗣　嚴氏啓隆曰姑容立於僖之二十四年在位七十年而卒事魯最恭末年復婚於晉悼杞君告卒至是始書名魯亦始會葬自是以後杞之卒葬始備見於春秋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集說 高氏閌曰不言逐而以自奔為文者朝廷尚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　家氏鉉翁曰案

左傳亦逐樂轡不書著用刑之不平也

秋葬杞桓公

集說俞氏臯曰杞小而去魯遠舊雖來赴而魯不往會葬今之會葬者蓋以婚姻之故也叔姬嫁於杞定姒乃杞女也

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集說季氏本曰滕向無朝矣此復來朝者以魯睦於晉賴魯以爲庇耳

莒人滅鄫

左傳莒人滅鄫 鄫恃賂也

集說 陸氏淳曰公羊此年無傳五年傳云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穀梁曰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趙子曰此蓋昭四年經云取鄫以爲若今實滅之不合如此所以云立異姓也案莒今滅鄫以爲附庸後魯取得之何妨書取鄫乎且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見於經則鄫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怪若鄫人實取外孫爲國嗣罪自在鄫非莒之過則經文又當如梁亡之類而言鄫亡不得書滅且以人情物理言之鄫雖小國亦有君臣社稷豈肯居然取於異姓爲後乎 孫氏復曰昭四年書取鄫此而言滅者蓋莒滅之以爲附庸爾 張氏洽曰案呂氏以爲鄫莒小國而自相滅亡蓋是時禮義衰絕滅國之大惡以爲常事皆目見之熟而莫之顧也愚謂晉女叔齊對平公治杞田之問以爲武獻以下兼國

多矣誰得治之然則晉蓋吞滅之首也固無以正諸侯之相滅豈特目見之常事哉宜晉悼雖賢終無以戢諸侯之相滅也　呂氏大圭曰此直是莒人滅鄫耳立異姓之事未敢深信　趙氏鵬飛曰晉為盟主受魯之託乃不能庇一鄫莒人滅之亦不能問烏在其為盟主也　程氏端學曰鄫懼莒而求庇於晉晉與之為戚之會矣坐視其滅而不問此伯業之所以卑也　李氏廉曰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以鄫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五年穆叔覿鄫太子巫於晉九月會于戚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六年莒人滅鄫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鄫此左傳鄫事之本末也　李氏本曰穀梁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以經文考之則未有以見其必然者夫滅國與絕世其事不同其辭亦當有異聖人豈肯含糊不明使人難曉哉

案莒人滅鄫經文甚明襄八年莒以疆鄫田伐魯東鄙則鄫為莒滅無疑也左氏以為莒鄫恃賂蓋鄫之託魯必有賂而魯不終其託故為莒滅耳公穀以昭四年取鄫遂疑鄫未嘗滅而有立異姓之說趙氏匡駁四之謂鄫果以外孫為嗣則其罪在鄫經當如梁亡之類而書鄫亡不得書滅又以為鄭既滅許而許復見

經考據頗詳今故不取公穀而凡以為立異姓者俱删之

冬叔孫豹如邾

冬穆叔如邾

左傳

聘且修平

集說

高氏閌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修平以無忘舊好也　李氏廉曰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集說杜氏預曰宿始代父為卿見大國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於下矣　許氏翰曰張氏洽曰晉不討莒而討魯偏矣宜乎無以正小國之罪　趙氏鵬飛曰宿行父之子也父喪未期而執使命知世卿以固位而已不顧夫禮聖人志之以見世爵之過襄公幼弱蓋非公意宿自為之矣三家之專其可忍哉　王氏元杰曰春秋之時嗣君繼立踰年而用吉禮是豈先王之制哉行父以五年冬卒宿以踰年出使異乎三年之喪而從政矣考之仲孫蔑卒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仲孫宿卒仲孫羯帥師侵齊典禮之失一至於此春秋謹而書之以見魯國喪禮之失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於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棠杜注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今縣南八十里有甘棠社即古棠鄉也屬山東萊州府

公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集說高氏閌曰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自是而遂滅之

乙未 靈王六年 七年 晉悼七年齊靈十六年衛獻十一年蔡景二十六年鄭僖五年曹成十二年陳哀三年杞孝公匄元年宋平十年秦景十一年楚共二十五年吴壽夢二十年

春郯子來朝

左傳 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集說 季氏本曰成七年吴伐郯郯既從吴至是吴與晉通好而遂不禁郯之親魯故復來朝以修舊好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 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集說 汪氏克寬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為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唯此年三卜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

小邾子來朝

左傳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集說 季氏本曰終春秋之世小邾卒葬不書無以考其世矣

城費 費音秘

左傳 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胡傳 費季氏邑也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彊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

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集說 孫氏復曰季氏四月城所食邑其專可知也

家氏鉉翁曰季孫行父身死子繼首城賜邑將

以抗君而專國春秋書以著犯上作亂之漸　李氏廉曰費魯彊邑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為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彊南蒯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汪氏克寛曰此書城費而昭十三年書圍費定十二年書墮費後十五年書城成郛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書公圍成比事以觀則知大夫之彊恃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室卑而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集說趙氏鵬飛曰公即位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既而公如晉者再大夫如晉者三而衛侯之聘則未嘗報也今七年而後季孫宿報之其緩可知矣衛雖弱於魯固不敢責報然亦疑魯之外衛矣故冬孫林父來聘且要盟也　汪氏克寬曰比書滕郯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晉如衛著邦交之煩而畏大慢小之情見矣　季氏本曰時仲孫蔑執政政務睦鄰故多通使鄰國宿非私行也或意所欲往而因以植黨則有之矣

八月螽

集說杜氏預曰為災故書　高氏閌曰莊公以前螟猶書之莊公以後螟不復書蟲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書舉重以見輕爾

附錄左傳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

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集說胡氏銓曰前書伐陳未足以克陳也此書圍陳則以兵合而守之書此以見楚之憑陵列國極矣屢書公子貞帥師亦見貞之專楚也　趙氏鵬飛曰伐陳而未得志今復盤兵而圍之宜陳有所不堪故鄬之會陳侯逃歸　李氏廉曰圍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鄬鄬穀或作隔于軌反　鄬杜注鄭地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集說杜氏預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　孔氏穎達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故陳侯得出會求救也陳侯逃歸陳遂屬楚諸侯不與楚戰各自罷歸不成爲救故不書救也　高氏閌曰晉悼將修文公之業復有志於攘楚而楚先圍陳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於晉晉悼於是遽爲之合諸侯也　汪氏克寬曰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李氏本曰楚以十月圍陳將歷一冬而悼公始會諸侯遷延鄬地是有畏楚之心而不能急救陳也豈真有意懷陳者哉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髡苦門反公穀作髡原鄵七報反又采南反公穀作操　鄵杜注鄭地

左傳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

胡傳案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弒左氏則曰以瘧疾赴也春秋變文而書曰卒於鄵見其弒而隱之也

集說杜氏預曰實為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鄬也未見諸

侯未至會所而死鄵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書其名於會上　陸氏淳曰趙子曰凡諸侯死例書名此則為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言鄭伯髡頑卒又不可上言鄭伯如會下但言髡頑卒所以須於如會時便書名以便其文耳　劉氏敞曰鄵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其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何見其以如會而卒也何見乎其以如會而卒傳曰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公子騑弑之公子騑弑之奈何公子騑執鄭國之政鄭伯不禮焉公子騑怒鄭伯將會諸侯廢之公子騑欲與楚鄭伯曰不可公子騑於是使賊弑鄭伯此弑也曷為不言其弑以卒赴也以卒赴則曷為遂書之徧絶其臣子也曷為徧絶其臣子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殺無赦故君弑臣不討賊命之曰非臣親弑子不復讎命之曰非子非臣非子大惡莫甚焉鄭非無臣子也君子即其所以赴於諸侯而遂書之見

鄭之無臣子也弒君多矣曷爲獨於此爲徧絶其臣子曰趙盾之弒其君也董狐書之以示於朝赴於諸侯仲尼曰良史也崔杼之弒其君也太史書之崔杼殺之其弟又書之又殺之其弟又書之乃舍之然後以赴於諸侯曰崔杼弒其君也弒君有四有絶其君者有絶其臣者有非所絶而絶之者有舉其臣子而絶之者此之謂也　許氏翰曰辭繁而不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侯也　胡氏寧曰鄭髡頑楚麇齊陽生書卒皆存天理抑人欲之意　陳氏傅良曰此公子騑弒其君也則其書卒何以君薨赴也君弒矣晏然赴於他國但如恒喪自鄭騑始甚矣無人紀也而鄭之臣子聽焉春秋之所甚懼也是故書卒所以誅鄭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　汪氏克寬曰或引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謂髡頑書名義與遏同實卒而非弒也今考遏之死三傳皆云巢人之射則鄭僖變文實弒而非卒矣

案經書鄭伯卒而三傳皆曰被弑趙氏匡信經而疑傳似亦有見然左氏去聖未遠公穀皆原本於聖門當日必有所據明年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謀子駟則子駟之弑君可知矣劉氏敞謂從赴書卒以見鄭無臣子是也公羊以為諱穀梁以為君不勝其臣皆非經旨

陳侯逃歸

左傳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穀梁 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胡傳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

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說 高氏閌曰楚人以陳叛故殺公子壬夫而亟討陳晉雖為陳再合諸侯卒不能攘楚以安陳故陳侯内為二慶所逼而逃歸也然為一國之君而不能自立若匹夫之逃亦可羞矣 李氏廉曰陳自此後直至襄二十七年昭元年宋虢之會始與則以晉楚之分霸故也 汪氏克寛曰春秋於諸侯之逃楚者皆不書惟陳鄭之逃則書之所以辨内外而予晉也 李氏本曰陳侯不能以義激晉使速發兵乃效匹夫之事私逃而歸豈得為禮義之君哉

案陳侯以國難逃歸說者以背晉從楚為陳罪持論甚正而其實晉之不欲有陳固已早有成算矣晉之圖霸汲汲於得宋得鄭而陳在所緩范宣子曰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故五年楚伐陳晉合諸侯以救之猶有恤患之意七年楚圍陳晉雖再合諸侯而不成救鄬之會陳侯逃歸邢丘之盟陳侯不至晉皆置若罔聞晉之謀陳者日以疏而楚之謀陳者日以迫則陳之從楚乃晉之棄陳也春秋書之亦以譏晉伯之不振焉耳

丙申 靈王七年

八年 晉悼八年齊靈十七年衛獻十二年蔡景二十七年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年陳哀四年杞孝二年宋平十一年秦景十二年楚共二十六年吳壽夢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集說孫氏復曰公前年會諸侯于鄬不至者公自鄬朝晉也　李氏廉曰左氏疏曰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歳而聘五歳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修伯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禀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為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耳其數蓋亦同文襄也　汪氏克寛曰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於晉自宣公媚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晉悼立未十年而魯君四朝豈非倍於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乎悼公改命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

夏葬鄭僖公

案鄭伯被弒經既從赴而書卒則自當書葬

附錄左傳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穀作濕後同

左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産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公羊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

穀梁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集說杜氏預曰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既無晉令又無直辭主少興師動而無謀以生國患故貶之稱人　王氏沿曰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春秋惡之故稱人以示貶　高氏閌曰師未嘗敗績而遽獲其大夫有以見民不親上而委之於敵矣　張氏洽曰僖公方葬楚方睥睨鄭人之不服而欲討之今乃不能遠圖先侵蔡以挑楚故書人以貶之　黃氏震曰鄭侵楚之與國以挑釁此子產所以獨憂而不旋踵致楚之師　季氏本曰鄭人恃晉侵蔡而獲其公子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蔡楚之與國也能無致楚之討乎子耳子國之為政於是乎失謀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穀梁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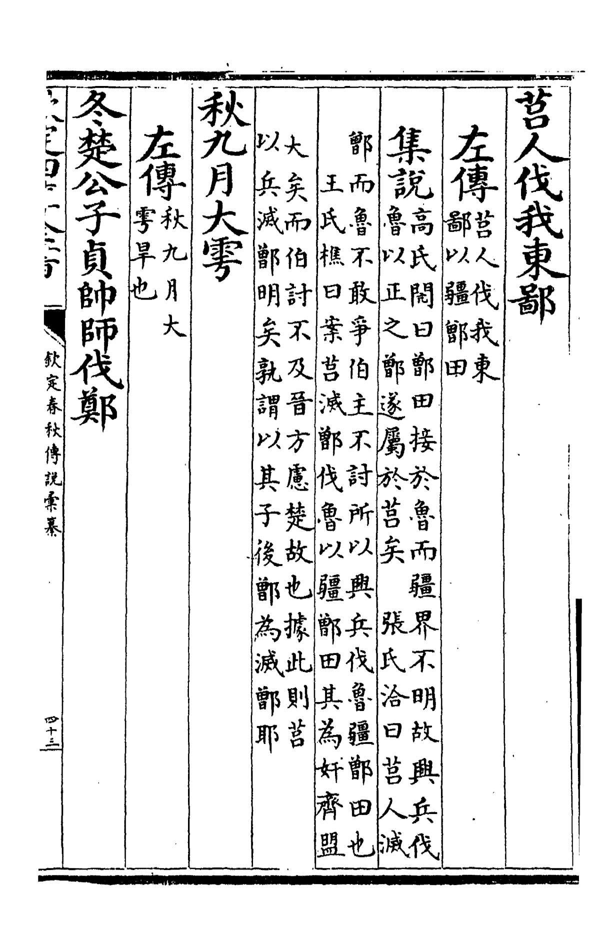
胡傳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集說 杜氏預曰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孔氏穎達曰公以正月如晉此會之下始云公至則晉侯適會公乃歸魯季孫蓋從公朝晉即從晉赴會 杜氏諤曰獨書季孫宿者春秋以內魯為文書季孫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 陳氏傅良曰此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也其稱人何不以大夫敵盟主也不以大夫敵盟主桓文之盛也自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復予晉以伯也傳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張氏洽曰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苟且之政也 李氏廉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左氏所謂尊晉侯者不過不以大夫敵諸侯之義耳 卓氏爾康曰邢丘之會以命朝聘胡傳以重煩諸侯而使大

夫聽命是謂姑息愛人非也此正悼公之以謹嚴馭衆也諸侯與國為我敵體惟大夫可以命令之君指撝臣攝伏聽則與違則執我法可行彼勢可受不失尊重之常又於政體甚便雖以魯襄在晉特不令其與會也不令魯襄與會者優之也

案邢丘之會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胡傳謂姑息愛人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者防微之論也悼公霸業修舉豈有權移於下之事卓氏爾康謂馭衆謹嚴正在於此其說亦通今並存之穀梁謂公在而大夫會杜注孔疏皆同蓋季孫從公朝晉遂由晉而赴邢丘耳經於會後始書公至則季孫往會之時公尚在晉也劉氏敞謂公已反而復遣季孫似未可信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集說 高氏閌曰鄫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故興兵伐魯以正之鄫遂屬於莒矣 張氏洽曰莒人滅鄫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興兵伐魯疆鄫田也 王氏樵曰案莒滅鄫伐魯以疆鄫田其為奸齊盟大矣而伯討不及晉方慮楚故也據此則莒以兵滅鄫明矣孰謂以其子後鄫為滅鄫耶

秋九月大雩

左傳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騑告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

以討於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胡傳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彊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晝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荊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

而子産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彊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集說 高氏閌曰觀左氏所載則子駟之弑僖公志在事楚矣　家氏鉉翁曰鄭侵蔡以自結於晉然從楚者本謀也楚至而服惟恐其後矣　李氏廉曰此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蕭魚始從晉　汪氏克寛曰自襄元年荆楚侵宋伐陳圍陳伐鄭皆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而無貶辭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集說 李氏廉曰此與士燮來聘言伐鄭同　汪氏克寬曰成公末年至襄十二年士匄荀罃士魴凡四聘於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

丁酉 靈王八年 **九年** 晉悼九年齊靈十八年衛獻十三年蔡景二十八年鄭簡二年曹成十四年陳哀五年杞孝三年宋平十二年秦景十三年楚共二十七年吳壽夢二十二年

春宋災 災公作火

左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廵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内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集說杜氏預曰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劉氏敞曰九年宋災穀梁曰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非也齊大災又豈故齊乎 高氏閌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 李氏廉曰公羊以為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以為故宋也左范氏以宋者孔子之先也左氏以為來告故書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司城樂喜救災之政纖悉備具又載晉侯士弱之問對則其來告必矣

案宋災書者宋來告也當以杜氏預為正公穀以為外災不書者非也至謂宋為王者之後孔子之先故書其災則鑿矣昭十八年衛陳鄭與宋同日而災果如公穀之言春秋獨書宋可也何以合四國備書之乎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集說高氏閌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馬事大國之禮勤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於東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集說杜氏預曰成公母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宫

附錄左傳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作繆姜

集說杜氏預曰四月而葬速　劉氏敞曰穆姜者何成公之母也　高氏閌曰別為之謚用文姜之

例也　家氏鉉翁曰穆姜為行父所幽以死魯國之大無有如穎考叔之悟其君者畏季氏也行父取穆姜喪具以葬齊姜其心可誅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許宜反

戲杜注鄭地成十七年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即此也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於鄟門衛北宫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

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

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次於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汜杜注鄭地東汜 陰阪杜注洧津 陰口杜注鄭地

穀梁 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胡傳 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集說 杜氏預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二月己亥以長歴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

誤又曰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晉各一攻鄭三受敵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於陰阪復侵鄭外邑　呂氏大圭曰案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於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伐鄭則為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此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於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李氏廉曰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晉方失陳北方之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辭稍直故士匄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皆有疑怠矣盟而書同雖曰同心外楚而其實著其反覆也獨幸五會之信在人心者未忘而荀罃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修德息民於是有以成三駕之績焉則此盟乃晉楚盛衰之

機括也歟 汪氏克寬曰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於敵楚蓋召陵以前楚人加兵於鄭及次陘之伐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前楚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顛懾服矣迨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陵駕北方既縣陳入鄭又滅蕭圍宋于蜀之會奄然以大夫主盟諸侯而聽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為已有厲公敗之於鄢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伯鄭與於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搗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帖荆之績則楚浸彊盛未肯服義而昔者處父之伐不足以屈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之捷則暴骨以逞克不可命而先君鄢陵之勝不足以服其心也於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於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有以挫其暴狠之鋒又有以摧其憑陵之

志桓文以降於斯為盛故于戲亳北雖書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于蕭魚特筆以著其美也然悼公四駕伐鄭惟盟戲不致者因子駟之言而未得志於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恥不能據鄭者是也亦猶會鄬謀陳不成救而不書至會耳悼公九合諸侯獨於于鄬于戲不致春秋豈無意哉

附錄左傳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中分杜注鄭城中里名

集說趙氏鵬飛曰楚子伐鄭鄭復為楚故祖之會鄭不在焉　汪氏克寬曰楚書子若國君自將恃彊軋弱憑陵列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附録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

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
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
楚不能
與爭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監生臣潘衡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二十六

戊戌靈王十年晉悼十年齊靈十九年衛獻十四年蔡景九年杞孝四年宋平十三年秦景十四年楚共二十八年吴壽夢二十三年

鄭簡三年曹成十五年陳哀六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于柤柤莊加反 柤杜注楚地今山東兖州府嶧縣泇口是也

左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吴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不敬士莊子

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集說杜氏預曰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　劉氏敞曰杜云吳不稱子從所稱也非也吳子豈自稱吳而已乎凡吳子鄭伯之類亦皆人稱之爾非其君自稱也且若從其所稱而稱之乎則吳當稱王楚亦當稱王必不但曰吳也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非也會于戚吳人亦在何不外之乎會于申淮夷亦在何不外之乎　蘇氏轍曰特書會吳以吳為會故也　趙氏鵬飛曰晉率十二諸侯會吳於楚地謀楚也謀楚則未嘗伐楚何以知其謀蓋謀制楚以服鄭而已不志於伐也晉楚爭鄭久矣前日伐鄭鄭既同盟而復叛以楚兵逼之也楚兵不出則鄭可久安故晉侯會吳于柤以示晉已得吳吳將援晉而掎楚楚謀出兵則懼吳襲其後而內有所忌然後晉得以服鄭鄭得以從晉而無楚患也　卓氏爾康曰

合十二國以會夀夢而於楚界亦楚以得吳也晉得吳則楚右臂斷不敢議鄭議鄭則恐吳之據其後也其後蕭魚之會卒得鄭不叛者二十年吳犄楚楚不敢伐鄭也雖然晉悼虎牢之城先識地勢扼鄭咽喉自戲盟之役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是故楚疲晉逸三駕而不可爭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楚之柄臣如子囊者亦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豈獨以租會吳之故哉　張氏溥曰荆楚地大人悍專與伯爭當日諸侯能敵之者齊晉秦三大國齊自桓公薨後國亂君弱不敢專兵伐楚秦以殽戰讐晉連歲構師反與楚合晉獨力制楚秦又乘之雖城濮餘威鄢陵新敗楚無懼志虐宋役鄭惟所欲為晉雖欲起而服之未有隙也吳居肘腋之下盛氣方厲巫臣啟謀楚疲奔命鳩兹庸浦之間干戈日見晉一通吳吳益致銳於楚師不出則擾其旁出則議其後楚畏吳偪無暇與晉校晉始得息鄰睦交嬰舉盟會收宋陳伐秦

鄭坐享霸功是故晉三會吳專以楚故權事濟變非得已也晉文之時能克楚者齊秦而欒為晉用文公因之集二國之師于城濮一戰而勝晉悼之時能克楚者吳而未必即為晉用悼公惟招之同會不用吳師而楚人自屈此悼公之知權也　陳氏際泰曰悼公三駕吳未始與焉然于善道于戚于柤其申好不一而足也夫豈無所用也吾謂此即齊桓遠結江黄之遺智也而吳竟未嘗亡一矢遺一鏃吾謂此即江黄按兵不動遥相掎角之遺智也

案晉悼之時楚氛方熾晉合諸侯以攘之猶懼不足以集事於是通吳以為掎角之勢及鄭已服晉而楚不敢爭則晉不復恃吳矣故吳伐楚喪范宣子數其不德以退之蓋用吳而不肯為吳用晉之君臣早有成算說者必以會吳為悼公伯業之累不亦過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音福又彼力反穀作傅 偪陽杜注彭城傅陽縣也章懷太子曰偪陽故城在丞縣南今在兖州府嶧縣南五十里

左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

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郰杜注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

霍人杜注霍晉邑

穀梁遂直遂也

集說杜氏預曰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　劉氏敞曰偪陽者何妘姓之國也其言遂滅之何諸侯會而滅人之國非禮也諸侯與有眡焉左氏曰使周内史選其族姓納諸霍人禮也夫偪陽子竟何罪乎欲取其國以封向戌耳既已擅滅諸侯又擅以其地予人罪孰大焉謂之禮何哉即以選其族姓納諸霍人為禮諸侯誰不樂滅國乎苟滅國矣取其子孫償以一邑誰不樂為此乎　孫氏覺曰晉因諸侯而為利名恤災救患而實自封殖者也　高氏閌曰偪陽楚與國也　汪氏克寬曰偪陽國及柤地皆在沛縣乃吳入北方之要衝則悼公之會吳于柤蓋謀滅偪陽而通吳也齊桓之霸滅譚滅遂降鄣遷陽晉文之霸執曹伯逐衛侯悼公之霸滅偪陽皆功不揜過此孟子所以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公至自會

集說王氏葆曰此致前事者二事偶舉其可道者也會吳猶可會吳而滅人之國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　高氏攀龍曰不致滅而致會舉其可道者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於訾毋庚午圍宋門於桐門

訾毋杜注宋地當在歸德府鹿邑縣境

集說高氏閌曰以宋公受偪陽故也　陳氏傅良曰凡專將言帥師帥師苟二國會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帥師是國自為帥也國自為帥自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始自是雖圍滅亦竝稱帥師矣　李氏

康曰鄭之從楚連兵以伐宋一見於宣之元年再見於成之十八年三見於此年四見於明年

晉師伐秦

左傳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集說　高氏攀龍曰去年秦人侵晉晉饑不能報至是伐之是時秦人南交於楚而秦景妹又為楚共王夫人

附錄左傳　衛侯救宋師於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

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集說汪氏克寛曰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無忌憚亦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一

左傳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己酉師於牛首

集說 杜氏預曰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孔氏穎達曰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十九年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杞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共遂進其班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言其非正法也

呂氏大圭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專以彊弱事勢為先後也

趙氏鵬飛曰楚鄭伐宋故晉侯率諸侯伐鄭鄭不服於是戍虎牢 汪氏克寬曰齊世子光同盟雞澤會戚救陳盟戲會柤皆序小邾子之下惟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子之上而傳稱光先至於師明年兩伐

鄭又序莒邾之上傳亦云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杜氏皆云為盟主所尊故進之夫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國世子宜次於伯爵之君之下齊光未誓於天子而可序於薛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世子而次於子爵是則世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莒邾薛杞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彊故紊周班而進之也況自晉悼之伯莒邾以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先王舊制論之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穀作斐書盜始此

左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

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
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
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
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刦鄭
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
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
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
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
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
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
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
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
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
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

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集說杜氏預曰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孔氏穎達曰若國家討而殺之則舉國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但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為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弒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賤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孫氏復曰盜者微賤之稱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失刑政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非也若以盜者指其君乎殺其臣而謂之盜是不正名也若以盜者固盜賊乎稱盜乃宜矣又何云弗以上下道也如穀梁之意以

上下道則曰盜殺其大夫乎則是大夫為盜之臣盜為大夫之君乃可耳　胡氏銓曰盜乘釁而至者也苟無釁隙盜豈敢犯哉三子者不能佐時憂國日尋干戈何異負販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乎如此則盜之招也殺之何悔哉　王氏葆曰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鄭三卿之禍其近是乎　高氏閌曰為大夫而見殺於盜則其所以在人上者可知也　張氏洽曰鄭之從楚以勞列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公子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鄬之役僖公如會以從盟主而騑弒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公子騑者弒君之賊也而公子發公孫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

案鄭三卿之死經書盜殺胡傳本程子説以為失卿職者非也身為國卿而駢首受戮於盜則不能其職明矣何待削其大夫而始為當官失職者之戒乎杜注孔疏謂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於義為長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

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梧杜注鄭舊地也案隋書滎陽縣有梧桐澗疑即梧也　陽陵杜注鄭地今在河南開封府許州西北

公羊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集說劉氏敞曰此非鄭地矣曷為繫之鄭反之也曷為反之不土其地正也不土其地則戍之何諸侯以義反之矣而未入也又曰向者鄭虎牢也而不言鄭不使鄭得專之意也今者非鄭虎牢也而繫之鄭不取於鄭之意也故義可以取雖過千乘君子不以為非義所不取雖已失之猶予使得名焉取之以

義予之以義雖用天下可也況其下乎又曰穀梁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非也城人之邑戍人之鄙勢必繫其國而言有不繫其國者乃變例也如其繫國矣此乃常文又何決哉　蘇氏轍曰諸侯既城虎牢非鄭地矣而繫之鄭諸侯將服鄭而歸之故致其意也鄭之虎牢宋之彭城一也　陳氏傅良曰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郱鄑郚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又曰楚數救鄭矣不書於是始書以為晉悼復伯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　趙氏鵬飛曰孰戍之伐鄭之諸侯戍之也說者以為魯獨戍之魯敢以單師抗楚哉　家氏鉉翁曰胡文定謂春秋善楚之救殆不然也唐之叛將有乞援於外而抗其君者與諸侯乞援於楚何

與即是而觀救之善不善判矣　汪氏克寛曰前書晉悼救陳而陳卒屬於楚此書楚救鄭而鄭遂服於晉得鄭而棄陳陳悼公蓋惑於諸大夫之言以為陳近於楚是以計近功而虧大義急於此而緩於彼也

季氏本曰楚本爭鄭春秋何嘗以救許楚予紀其實而已　陳氏宗之曰左氏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蓋既欲駐師扼險以逼之亦欲兼斷判楚之路為鄭屏蔽鄭服則將歸焉德威竝行以示懷納於鄭城而不戍猶不城也楚來爭鄭徐合諸侯以救之無及於楚而勤民猶不救也此戍虎牢之意也戍則當宿兵峙糧據險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我扼其要而制其肩脊南向足以禦楚而反向足以臨鄭矣　嚴氏啟隆曰諸侯伐鄭而鄭不下於是乎頓兵虎牢為久駐計故亦曰戍非遣兵往戍之戍若戍陳者比也戍之與圍其用不一圍則勞而戍則逸是以我兵方戍而鄭即平昔日之城所以為今日之

戍地也晉師城梧及制梧與制皆虎牢之旁邑城之所以翼虎牢其事細故史不書是時晉之計主於擾鄭而使自服故進無偏之之兵亦主於肄楚而使自疲故遇亦無勝之之意

案胡傳謂虎牢繫鄭為罪諸侯非也既滅虎牢而不戍何責乎城諸侯合兵以戍之所以庇鄭而抗楚三駕之績實本於此何罪之有焉又謂楚師救鄭春秋以救許楚亦非也此年書楚救鄭與僖二十八年書楚救衛義同蓋以見晉伯之方興而楚不能爭耳今故不主胡氏説

公至自伐鄭

集説李氏本曰鄭雖未服而諸侯已戍虎牢則伐鄭之功也故以此飲至

附録左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説焉

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己亥 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

晉悼十一年齊靈二十年衛獻十五年蔡景三十年鄭簡四年曹成十六年陳哀七年杞孝五年宋平十四年秦景十五年楚共二十九年吳壽夢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胡傳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

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集說杜氏預曰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孔氏穎達曰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然則止是作中軍耳而云作三軍者傳言三子各毁其乘則舊時屬己之乘毁之以足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三軍杜見其以二改三復據彼中軍之文故言增立中軍耳又曰禮明堂位云成

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曰公徒三萬鄭康成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葢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於經往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故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國權專擅改作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彊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令為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唯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

名同而實異也又曰三家所得各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盖分國民為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　趙氏匡曰公羊曰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案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繆爾穀梁曰諸侯一軍案國有小大軍制當異而但云一軍無等差之異必無此理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據魯初封時最為大國非一軍明矣　孫氏覺曰盖三桓欲弱公室彊私家不量其力之可否而頓作一軍春秋以為亂王制竭民力書曰作三軍也　陳氏傅良曰於是季武子作三軍非公命也向也新作南門非公命不書此何以書作南門常事作三軍非常也是故必常事譏不及公則不書茍非常則謹書之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立武宮立煬宮雖非公命皆非常也　家氏鉉翁

曰析二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為國君者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輿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跋扈之戒

李氏廉曰此條其制國分民之說左氏得之而正義尤詳胡氏張氏諸家多從之但杜氏以為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為三軍胡氏以為魯本有三軍今不過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謂之作耳此處小不合然疏又曰成王封周公時必有三軍後以軍多貢重故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如此說則亦無礙於胡氏之義矣　汪氏克寬曰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魯舊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蓋是時軍政廢壞而公室之三軍不能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借改作之名而專兵權也聖人不以作三軍繫之三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大法則不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如作丘甲

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譏也三軍魯之舊制而亦書作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　王氏錫爵曰此魯民不屬公之始　陳氏宗之曰增立中軍則正是作中軍耳而云作三軍者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三軍也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為己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

案魯頌公徒三萬鄭箋以為舉成數而言費誓三郊三遂說者亦以為大國三軍故胡傳以三軍為魯之舊也考伯禽受封為東方之望國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得用天子禮樂則舊有三軍尚何疑乎杜氏預因昭五年舍中軍遂謂魯惟上下二軍季氏欲專其民人增立中軍葢昭五年之所舍即此年之所立也

其説似非無據今主胡傳而杜注亦附存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集説高氏閌曰魯不當郊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　吴氏澂曰因四卜瀆以著魯郊之僭　汪氏克寛曰僖三十一年亦四卜郊不從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

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

夏鄭子展侵宋

集說杜氏預曰欲以致諸侯　鄭氏玉曰鄭諸大夫既知楚弱於晉不從晉國幾亡即當勇於從晉堅於却楚而乃妄興大衆侵犯大國萬一事有不然輕則喪師重則覆國春秋書之見鄭之無謀罪其大夫之過舉也　王氏樵曰案鄭之謀國有二犧牲玉帛待於二竟欲唯疆是從者子駟也晉君方明八卿和睦知必不棄鄭欲伐信以待晉者子展也至是子駟既亡子展遂堅於從晉然猶必侵宋以致諸侯之師使晉師驟來而後固與晉者蓋前此從晉則楚師至從楚則晉師至今故欲激使晉師致死於鄭楚弗

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卒之晉師三駕而楚弗能與爭可謂如子展之言矣然而子展未知本也子展所見者晉楚之力耳兩彊則爭爭則難於兩與也一弱則吾與固矣此子展之見也然使鄭一於信義以從晉致死不二則以北方與國之多信好之重保鄭却楚有餘矣何至為是瀆武勞人以蘄小定而僅給耶故為國在修德政以自彊敦信義以睦鄰而待人之彊有禮以為庇幸敵之少懦以苟安者愚而已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

舊許杜注許之舊國鄭新邑案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則許之舊國為鄭所有故謂之舊許　向杜注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今開封府尉氏縣西南四十里有向城　瑣杜注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今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北　濟隧杜注水名水經注濟水伏流自河而出陰溝上源濟隧絕馬世謂之十字溝

集說高氏閌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

陳氏傅良曰隱桓之諸侯皆序爵也伯者作而後小國或序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於伯者矣於是以世子長於小國之君則悼公為之也　季氏本曰舍之侵宋晉亦不救但亦伐鄭而已是時諸侯之兵常在虎牢國君一集則兵力不勞矣　卓氏爾康曰此三駕之二𢍰虛以救宋亦以虎牢先有戍兵易為聲援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蒲洛反公穀作京亳城杜注鄭地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集說杜氏預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　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公至自伐鄭

集說 吳氏澂曰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

李氏廉曰此盟後致伐以先事致與伐楚盟召陵致伐書法同然彼以服楚為大則書致伐者宜也此則未能服鄭正與柯陵事同而書至異者何也穀梁以此為盟後更伐柯陵獨不盟後復伐乎蓋屬公三伐終不能服鄭則只以常例書之此則三駕之後蕭魚序績方以會至故兩書至伐以見兵事之未可息而終書至會以見中國之所以安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歟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 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胡傳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

辰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意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集說高氏閌曰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楚而數叛晉使楚道敝而固與晉以託國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三駕之三　蕭魚杜注鄭地路史少昊後嬴姓國脩魚即蕭魚也

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

侯使叔肸告於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禄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公羊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胡傳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於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集說王氏沿曰書公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蓋美晉侯之功也亦猶楚屈完來盟于師再書盟于召陵之義也　劉氏敞曰會于蕭魚鄭伯如會歟則宜以如會書乞盟歟則宜以乞盟書今一皆沒之獨稱會何哉曰春秋嘉善矜不能而成人之美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

嘉者也鄭伯之欲從晉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彊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北方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喻不盟而壹故略其文以見其實盖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　陳氏傅良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

呂氏大圭曰悼公再霸之烈其最可稱道者蕭魚之會以盟則不如屈完之來有以服其心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有以讋其氣然以荆楚方彊子囊為政而凛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能以陵駕北方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　趙氏鵬飛曰悼公三年之中五合兵車何晉之速於得鄭哉盖鄭在楚則楚患深鄭不歸則兵不息必得鄭以為外禦則諸侯

得以安枕無虞也然鄭自子駟之死君臣皆有歸晉之心戲之盟亳城之役既服而復叛以楚逼之不置耳悼公知楚之遠於鄭故屢出而屢擾之楚知鄭終不能久為楚也數發應兵不勝其疲故亦置而不問馬而鄭亦決於事晉兩犯宋以致晉師藉諸侯之兵叛楚而為晉也蕭魚之役楚疲於外鄭服於內故寸兵不折而鄭自歸是惟不敵而鄭不叛書曰某侯某侯伐鄭會于蕭魚而鄭默與其列其後二十餘年鄭不復叛而楚不復伐則悼公所以制楚服鄭之功豈不比於桓文耶　李氏廉曰晉悼三駕止此八年九合亦止此自襄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間晉四興師伐鄭楚輒救之然悼公之服鄭也不以盟誓為信不以威力為武所謂善勝者也故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亦庶幾乎名陵之不戰乎伐楚盟名陵伐鄭會蕭魚皆序績之文也　汪氏克寬曰會于蕭魚與盟于名陵書法正同

皆一經之特筆所以序二霸之績鄭之服晉不著鄭會而書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於伐鄭之下得鄭可知矣又曰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經皆略之謂鄭不可信而小信不足恃也又曰齊桓霸業至葵丘而盛桓公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天下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晉悼伯業至蕭魚而盛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叛蓋要之以信而使人殭從不若待之以誠而使人自服也

公至自會

穀梁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集說杜氏預曰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　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高氏閌曰春秋以

變文為襃貶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譏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為美　趙氏鵬飛曰亳城之盟至自伐而蕭魚之役至自會亦足以知其以會為功而不以伐為功也則諸侯之師蓋陣而不伐歟觀乎此益見悼公之功不戰不盟而服鄭也　李氏康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　李氏本曰伐鄭而致會不以伐為功以會為喜也蕭魚會而兵得息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穀作良宵

左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

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穀梁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集說杜氏預曰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閒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為譏也 啖氏助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己執也 許氏翰曰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高氏閌曰此著晉之所以得鄭也鄭伯使良霄告絕於楚楚人怒而執之雖執之亦不伐鄭是不能得鄭也不能得鄭者勢分於吳也勢分於吳無如之何故執良霄以紓其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斯見楚力盡於此矣鄭於是乎堅從晉也 趙氏鵬飛曰稱行人將使命於楚也鄭既從晉矣將命於楚何哉告絕也故楚子怒而執之然執鄭行人何傷哉適足以張楚之虐而召鄭之誠也 汪氏克寬曰悼公之四伐鄭于戲則楚子伐鄭戍虎牢則公子貞救鄭亳北則楚鄭伐宋或伐或救或挾鄭以與晉爭獨至於蕭魚僅能止鄭之一卿而不能出師蓋勢窮力屈知不可敵而不敢抗也 李氏本曰

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則鄭之服可知矣悼公之善於屈楚於此可見矣

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櫟杜注晉地是時秦師濟自輔氏而敗晉於櫟則櫟乃河上之邑也有謂臨潼縣北有櫟鄉城即此櫟者不知櫟鄉去河甚遠非此櫟也

集說高氏閌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於是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　家氏鉉翁曰晉為秦所敗春秋略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為楚而救鄭也

庚子一年靈王十

十有二年

晉悼十二年齊靈二十一年衛獻十六年蔡景三十一年鄭簡五年曹成十七年陳哀八年杞孝六年宋平十五年秦景十六年楚共三十年吳壽夢二十五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邰下同 台杜注琅琊費縣南有台亭

今屬山東兗州府

集說范氏甯曰伐國重圍邑輕舉重可以包輕不足書而今書蓋為下事起　劉氏敞曰公羊云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亂而猶云云不亦惑乎穀梁云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高氏閌曰諸侯伐我未有言圍邑者書圍邑自此始

莒人間歲伐我公五與莒子會宜其釋怨同好矣而見伐不已則魯弱可知矣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即此也葢季孫城鄆時鄆方屬魯後入於莒是年雖入鄆而未能有之昭元年季孫宿伐莒取鄆則又屬魯矣 鄆公作運 鄆杜注莒邑案

左傳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

公羊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穀梁 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胡傳 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

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集說何氏休曰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鄆而自益其邑　高氏閌曰文十二年嘗帥師城鄆矣魯不能守復為莒所取今復取之季孫因救台而入鄆是無君也　家氏鉉翁曰宿始繼其父即首城賜邑繼而作三軍取公室之丘甸以為己之私有今而救台遂事入鄆取邑以自廣其心非為國也

李氏廉曰襄公之編書救邑者二此年救台十五年救成蓋作三軍之後魯益弱矣以區區之邾莒而連年來伐況齊乎然季孫救台遂入鄆而不忌公親救成乃至遇而不敢前君弱臣彊又可知矣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遂事者十九而內大夫遂事有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乃受君命而以二事出者也公

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也然結之遂盟致三國之伐乃禮樂之事事雖有害而意猶公也宿之入鄆乃征伐之事事雖有利而意則純乎私矣於惡之中又有惡焉遂入鄆之類是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集說 杜氏預曰謝前年伐鄭師 許氏翰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也 趙氏鵬飛曰晉以聘問維諸侯薄往而厚來霸者之術也故冬公如晉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始書卒

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集說徐氏彥曰案宣十八年秋楚子旅卒而吳至是乃書卒者正以其與列國會同本在楚後是以春秋略之　杜氏諤曰宣十八年錄楚子旅卒者甚其暴盛而諸侯交接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卒亦以其暴盛且明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趙氏鵬飛曰吳楚不書葬非魯不會也聖人削之避其號耳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於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揚梁杜注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揚梁水經注渙水東逕陽亭北即揚梁也今在歸德府城東南三十里

集說高氏閌曰秦人與馬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楚也　李氏廉曰著楚之無能為也　汪氏克寛曰傳言伐而經書侵貶之也　李氏本曰晉既得鄭而楚欲得志於宋故使公子貞侵之然楚兵加宋每無功焉蓋為晉人不戰所屈而樂喜謀國之功亦不可少也

附録左傳　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

左傳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集說 趙氏匡曰左氏云且拜士魴之辱禮也棄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而言禮也一何繆乎 高氏閌曰晉侯一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矣

附錄左傳 秦嬴歸於楚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為夫人寧禮也

辛丑 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 晉悼十三年齊靈二十二年衛獻十七年蔡景三十二年鄭簡六年曹成十八年陳哀九年杞孝七年宋平十六年秦景十七年楚共三十一年吳諸樊遏元年

春公至自晉

左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

集說杜氏預曰書勲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　孔氏穎達曰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勲無勞告事而已　杜氏諤曰公行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之

夏取邿邿音詩公作詩　邿杜注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後漢建武二年封劉隆為邿侯即此也今亢父城在濟寧州南五十里邿城在州東南

左傳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集説楊氏士勛曰公羊以邿為邿婁之邑此傳雖無説蓋從左氏為國也　孔氏頴達曰釋例曰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少師而不頓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攜言其易也　劉氏敞曰左氏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非也春秋之興襃善貶惡所以示後世法非記難易而已也難易何足紀乎　許氏翰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邿而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高氏閌曰魯乘亂滅之以為附庸不言滅者内大惡故婉其辭也　趙氏鵬飛曰邿小國也内諱滅書取視若已地而取之諱之適所以張之也此所謂隱而顯者也　汪氏克寛曰公羊以邿為邿邑然不書伐邿則非邿邑明矣　季氏本曰邿近魯微國取之以為已邑

附録左傳荀罃士魴卒晉侯蒐於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

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竝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附錄左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

天亂靡有定 庸浦杜注楚地當在今無為州南

冬城防

左傳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集說 許氏翰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郜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高氏閌曰防臧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者畏齊也趙氏鵬飛曰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今之城疑近齊之防耳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而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用是知城防以備齊也李氏廉曰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蓋臧

武仲始受邑也十七年齊師圍臧孫于防二十四年臧孫自邾如防以求後於魯此一防之始末也觀下年會向伐秦齊崔杼皆怠慢不攝悼公既卒齊師先叛則城防其亦為疆事之備歟

附錄左傳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壬靈王十**十有四年**晉悼十四年齊靈二十三年衛獻寅三年　十八年蔡景三十三年鄭簡七年曹成十九年陳哀十年杞孝八年宋平十七年秦景十八年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

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蠆丑邁反公作囆後同

左傳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胡傳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

集說杜氏預曰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劉氏敞曰傳曰將執我子駒支范宣子親數於朝曰令諸侯之事我寡君不

如昔者言語漏洩職女之由此皆不實也諸侯解體非此戎之過審矣范宣子豈不知邪何以誣之哉去年蒐于綿上傳曰晉國由是大和諸侯遂睦到此一年爾何故遽有言語漏洩不如昔者之事邪言與事不相應矣又曰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以成愷悌然則是姜戎列於會矣經何以不序乎　許氏翰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陳氏傅良曰向之會悼德衰矣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而卒會莒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荀偃欒黶一爭而大還是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自是會澶淵晉趙武宋向戌不書鄭良霄於城杞鄭游吉不書書公孫段則君令多不行於大夫矣　家氏鉉翁曰内大夫未有二卿俱會者志二卿之不當竝行也　吳氏澂曰左氏以此會為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　李氏廉曰晉之

會吳止此自此以後吳不資於晉晉亦不能致吳至黄池而兩伯竝列矣　汪氏克寛曰卿使則大夫為介大夫使則士為介昭二十三年叔孫婼如晉曰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婼卿而回大夫也今魯以二卿會晉而晉列二卿於會晉魯俱失禮矣且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悼公之怠而霸業之衰也

附錄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晉秦兵爭止此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

師死馬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棫林杜注秦地案棫林即舊鄭咸林也今為華州屬陝西西安府

集說趙氏匡曰左氏云齊宋大夫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書於伐秦攝也案經意以事之邪正褒貶不為其小小斡舉情怠生文　高氏閌曰春夏興師頻擾列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國之政衰矣　汪氏克寬曰晉秦七十年之兵爭釁兆於圍鄭怨結於敗殽禍稔於三戰大舉於九國之伐而

終於此役盖自文公之霸合諸侯之師未有若是之衆也然以十三國之卿大夫師重兵以壓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績蔑有晉侯待於境上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怠於政事致諸臣之專恣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衎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

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鄟使子行於孫
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
鄟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
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
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
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
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
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
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
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
罪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
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
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
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
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
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

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丘宮杜注近戚地　阿澤杜注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　郲杜注齊所滅郲國

集說許氏翰曰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彊臣而存大義也　李氏廉曰此年衛侯奔剽立二十年甯殖卒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

十五年晋人令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弑剽衎復國二十七年殺喜子鮮奔晋　汪氏克寛曰王氏箋義云衛侯不道失國當從公羊書名今考二十五年入夷儀三傳皆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彊合失國書名之例　王氏樵曰案春秋惟弑君書某弑其君至於君為其下所出止書出奔而已如臣見逐亦止書某奔某也胡傳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恐無此理出之為言不容而見逐之謂也臣子施於君父而史官直書於策則非辭也故但言出奔而已言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彊皆可推上下比事而見之矣專以為歸罪其君者害教之言也　嚴氏啓隆曰胡傳曰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為後世鑒又曰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然則經書衛侯出奔齊全乎責衎之意而於林父竟無責乎率天下之人而為

弑君逐君之事者必此之言矣

案春秋於衛侯之出不書逐君之賊而以自奔為文杜注孔疏皆以為責其君而胡傳因之非經旨也人臣而出其君罪莫大焉乃謂聖人專責其君有是理乎故王氏樵嚴氏啟隆皆駁之

附錄左傳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

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隷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案是時晉悼伯業漸衰無復勵精之志執政大夫如荀偃韓皆與孫甯為黨故師曠承望風旨而有其君實甚之言得罪於名教多矣

莒人侵我東鄙

集說杜氏預曰報入鄆　高氏閌曰莒自滅鄫之後四伐我矣是無晉也　趙氏鵬飛曰季孫宿入鄆非兵首也而莒猶以為憾侵我東鄙報入鄆之役馬至十六年魯訴於晉晉人執而釋之然後少悛故二十年為向之盟而魯始無東鄙之患
汪氏克寛曰溴梁之執盖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棠楚地寰宇記六合古棠邑晉立堂邑郡周改六合郡隋廢郡為六合縣至今仍之屬江南江寧府

集說趙氏鵬飛曰楚康即位修先君之怨於諸侯謂楚所以不得志於北方者吳實為之梗也故置

宋鄭不問而首伐吳焉今伐而未得吳故二十二年親伐之其所以讐吳也深矣 汪氏克寛曰楚既不得志於北方故致怨於吳也

附錄左傳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兹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閱音悅

左傳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

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集說許氏翰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　高氏閌曰諸國書卿明皆林父之儔也　陳氏傅良曰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　薛氏季宣曰衛亂不討會其賊以定之非義也　張氏洽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於會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於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　家氏鉉翁曰晉悼用師於鄭衛衎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伯討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為既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甚惡也　王氏貫道曰戚林父邑也合列國於孫氏私邑抑君而臣是助非正名之義矣　李氏廉曰衛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貽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歷釋君助臣之

禍前後一轍悼公霸業盡喪矣荀偃親弑君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　王氏錫爵曰荀偃本弑君之賊故為逆賊謀而成其弑君之亂自是剽弑而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晉實為之也賢如悼公竟為荀偃所誤惜哉

附錄左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癸卯　靈王十四年　**十有五年**　晉悼十五年齊靈二十四年衛獻十九年殤公剽元年蔡景三十四年鄭簡八年曹成二十年陳哀十一年杞孝九年宋平十八年秦景十九年楚康二年吳諸樊三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孔氏穎達曰

釋例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

左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

集說杜氏預曰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許氏翰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汪氏克寬曰不言公見其伉也聘而遂盟已為非禮況以千乘之君而降尊失列與之盟於國都之外乎公嘗如晉而及晉侯盟長樗此霸主謙遜以懐望國而非諸侯待鄰國大夫之所當施也朝聘而盟于外惟此兩見而已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
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公羊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
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

胡傳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
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
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
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
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
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集說杜氏預曰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
卿故書名　孔氏穎達曰諸侯之娶言逆女此
與桓八年皆言逆王后者天子無外所命則已成后
矣故不言逆女也　孫氏復曰天子不親逆取后則
三公逆之劉夏士也王后天下母使微者逆之可哉
故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以著其非　劉氏敞曰穀梁

曰過我故志之非也王后尊矣禮自當志豈與諸侯一例以過我而書哉然則他王后不見者太子立則妃為后自無緣見耳　孫氏覺曰天子無親迎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書逆后者二祭公行得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譏之春秋周王十二而逆后者惟二是知非禮則書也　家氏鉉翁曰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譏之於魯也今劉夏其亦詢度而往歟周天子昏姻多以命魯非譏其來譏其以官師行卿事　吳氏澂曰王后天下母上儀天王猶乾之有坤可不重歟祭公遂行逆后而紀姜遄歸京師其逆其歸兩從苟簡故書逆書歸劉夏以士逆后而齊之歸女無違於禮書逆故不書歸得禮者不書

失禮然後書

附錄左傳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櫜師為右司馬公子成

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遇杜注魯地

公羊　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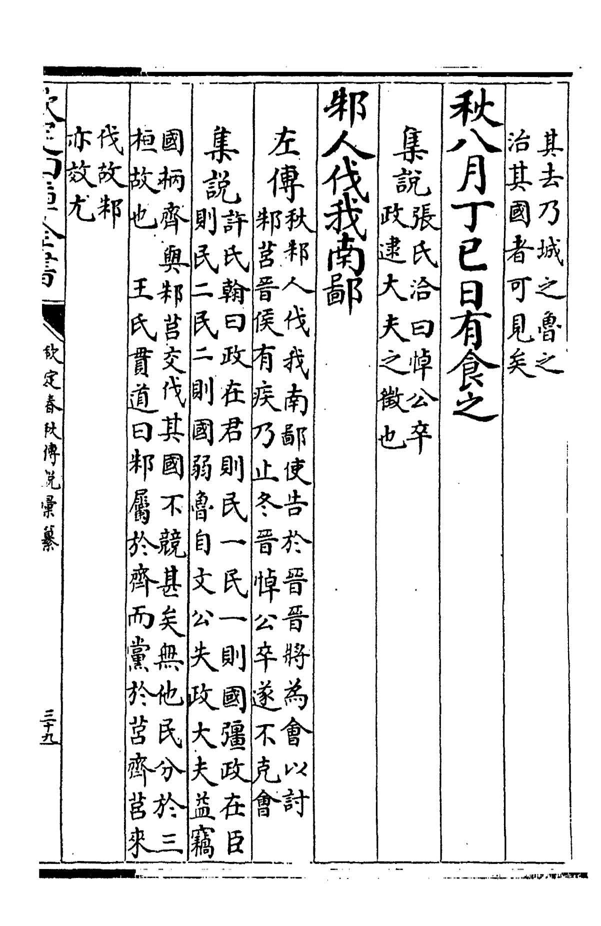
集說杜氏預曰公畏齊不敢至成　劉氏絢曰武備不謹成郛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　高氏閌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　陳氏傅良曰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救成而不敢進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　家氏鉉翁曰魯本非弱國自季專政務豐植其私門城費矣又取公室之丘甸卒乘自歸其私於是魯君拱手於上郛莒交侵齊亦屢伐譬之百金之家猶足自立而盜起於內　莫知所以制之則外寇之來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李氏康曰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鞍戰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三十餘年則以畏晉之故也於是再見晉悼衰矣三年之間伐魯者六而有同圍之師又曰此隱成不服之始事也春秋書齊之圍成者二此年及明年公之圍成者二昭

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始則疆事之無備終則家臣之恃彊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傳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集說蘇氏轍曰備齊也 胡氏銓曰城築二十有九大夫帥師而城者三見文襄之際大夫張矣故帥師而城者皆三家也 劉氏絢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而城也 高氏閌曰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與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 張氏洽曰先事之無備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 黄氏仲炎曰城成郛者名曰備齊其實城孟氏私邑爾孟氏邑而叔季城之何也三家合為一體以弱公室也 家氏鉉翁曰寇未至無備及見圍救之又緩逮



其去乃城之魯之治其國者可見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集說 張氏洽曰悼公卒政逮大夫之徵也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集說 許氏翰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彊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益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王氏貫道曰邾屬於齊而黨於莒齊莒來伐故邾亦效尤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集說許氏翰曰悼公之霸功亞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祝柯澶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

趙氏鵬飛曰晉室中僨三郤誅厲公弒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即位之初慨然思復文公之業一圍宋彭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而得鄭陳外抗彊楚内通東吳蕭魚之會不戰不盟楚不敢爭鄭不敢叛雖名陵之役不是過也其為國也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康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官民無謗言所以復霸諸侯至於屈王臣以同歃于雞澤用諸侯以報怨於秦則亦未逃末習歟惜哉　李氏廉曰悼公立於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西公之衰而復文襄之盛入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譽蓋晉賢侯也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

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名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為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然能

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掩失陳之責夫諸侯盟誓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匄假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戌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不然悼公之霸過桓文矣　季氏本曰晉悼公名集諸侯則惟示謙德經營列國則惟務息民可謂有君子之資矣但以孫林父之懷姦而不能正齊靈公之撓霸而不能馴邾莒之肆行無忌而不能禁悼公之治亦疎矣

王氏樵曰寮不討衛孫林父甯殖逐君之惡尤失之大者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崔慶陳氏視此而縱矣

附錄左傳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

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

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甲辰 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 晉平公彪元年齊靈二十五年衛獻二十年殤二年蔡景三十五年

鄭簡九年曹成二十一年陳哀十二年杞孝十年

宋平十九年秦景二十年楚康三年吳諸樊四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集說 杜氏預曰踰月而葬速也 孔氏穎達曰四年七月夫人姒氏薨八月葬我小君定姒纔別月

耳杜云踰月而葬速也今晉悼往年十一月卒此年

正月葬積三月也杜亦云踰月而葬者踰越也所越

有多有少俱是踰越之義故杜弘通兩解之　鄭氏玉曰欲會諸侯而速葬其親背禮莫斯為甚何以為盟主而令諸侯乎宜晉霸之不競也　季氏本曰晉平公初立見諸侯尚多不協故汲汲焉欲合諸侯喪未三月而速葬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湨古闃反　湨梁杜注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　案爾雅梁莫大于湨梁湨梁水隄也今濟源縣西北原山有白澗水即湨梁也

左傳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於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

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梁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胡傳壯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湨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

則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没晋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晋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集說杜氏預曰不書高厚逃歸故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孔氏穎達曰案傳荀偃怒使諸侯大夫盟高厚以君臣不敵故使

大夫盟之君使之盟非自專也以齊人既有二心高厚歌詩不類知小國必有從齊者也諸侯大夫本意欲盟高厚高厚雖已逃歸仍恐餘國有二故大夫遂自共盟使同會之國皆一其志也雞澤之會又隅袁僑如會故重言諸侯之大夫今此間無異事直言大夫即是上會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可知故也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諸侯爲會而使大夫盟晉侯失盟主之道矣不曰晉侯使之參議之也　盧氏仝曰諸侯之大夫自盟君各在會則諸侯之政自茲失矣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　高氏閌曰爲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於晉悼公將爲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　朱子曰五霸既衰溴梁之會諸侯出會而大夫自盟這箇自是差異不好　陳氏傅良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霸主在而但曰諸侯者無霸也此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自文以下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

以下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志變之始也雖然猶有諸侯也此書大夫盟志變之終也言自是無諸侯也

張氏洽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列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趙氏鵬飛曰君之所以立國者在權國之所以立權者在信權存則國存信去則權去溴梁之會諸侯會而大夫盟信在大夫也於是晉權漸移於六卿魯權日入於三家齊權屬崔高衛權在孫甯宋權歸於罕陳權歸二慶曹莒邾杞從可知爾權既移於下宜信之不在君而在臣也藉使君交盟而臣不欲則不保其無寒故寧聽大夫之欲而俾自盟焉則其信可必也平公承悼公之烈固可以因時而有為今衰經之中為是盟乃挈霸權以歸大夫何以示天下則平公之威令不及悼公遠

矣其後杞之城宋之盟皆出於大夫平公不與焉原其失權之漸蓋自此始是以聖人謹之也 李氏廉曰春秋書大夫者皆有所係盟戲書齊盟邑書晉猶係於國也救徐稱諸侯盟袁僑盟宋稱諸侯猶係於君也獨此盟止書大夫公穀胡氏陳氏皆得之汪氏克寬曰經書大夫不序者四救徐之役諸侯次匡不行而遣大夫往救則大夫之師師實受諸侯之命也雞澤之盟諸侯已盟而大夫又盟然猶受命而盟袁僑也溴梁之盟則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相與盟非諸侯之命矣于宋之盟則諸侯不出而大夫自為會盟矣然經於此年不以大夫繫之諸侯著大夫之無諸侯也于宋之盟復以大夫繫之諸侯不使大夫之終無諸侯也晉平即位十年之間七合諸侯溴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而夷儀是也於斯時也苟能攬權以挈政統明義而感人心則霸功之盛不惟可以繼悼公之業而且可以踵桓文之跡矣奈何首事之初

即以太阿之柄授之大夫而討罪服貳又棄於義是以溴梁則高厚逃歸而執邾莒二君不歸京師且不能復魯之侵田平陰圍齊焚其四郭而齊猶不服遂以無功澶淵雖獲齊成實以齊莊欲求好於諸侯非誠服於晉厥後不免朝歌之伐商任沙隨錮欒氏而反召盈之亂國夷儀將以伐齊卒受弒君者之賂而同盟焉自是不復能合諸侯而大夫專出會盟矣原其失在於縱權於下世卿彊家黨惡怙亂不肯仗義以正諸侯是以致霸政之隳也　王氏樵曰案晉悼公將為魯討邾莒未果而卒平公初立以父之志兼虞諸侯有異志故為是會以嗣霸而攬諸侯也然踰月而葬改服而烝其不懷親也甚矣方在喪稱子之日而合諸侯接會享使諸大夫歌詩必類其越於禮也大矣國君風化之本人倫政事之基而所為若是不待大夫專盟而後可罪也

寀湨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盟公穀皆以攉移於大夫胡傳及朱子俱從之蓋經書大夫而不係於諸侯與杜丘雞澤不同則君若贅旒而大夫之不臣可知矣杜注孔疏謂大夫欲盟高厚厚逃而大夫共盟非大夫之專與公穀異揆之當時情事亦合今兩存其說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執以歸始此

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集說孫氏復曰晉平湨梁之會方退執莒子邾子以歸又不歸於京師非所以宗諸侯也　高氏閌曰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　家氏鉉翁曰莒邾侵魯晉為執之莒邾信有罪矣魯之滅鄫何獨無討而晉滅偪陽不當自反乎莒邾力屈而心未服

況不歸京師是無王也書以貶晉　李氏廉曰經書執諸侯十三惟此書以歸執大夫十四惟意如書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

集說高氏閌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强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伉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伐為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湨梁以討戴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於魯矣

夏公至自會

集說高氏閌曰見公出會謀齊尚未及還而齊師已見伐矣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於棫林庚寅伐許次於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棫林杜注許地　函氏杜注許地　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湛水出犫縣北魚齒山東南流為湛浦即此今葉縣北二十里有昆陽城

集說劉氏敞曰左氏云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言諸侯之卿可以會伯子男故示之義云爾非也主

兵者居上自其班列同者也諸侯與諸侯相從卿大夫與卿大夫相從若名位不敵卿雖主兵猶序諸侯之下貴王爵也去諸侯而言主兵者自可見爾何疑哉　許氏翰曰先書鄭伯臣不可過君也　高氏閌曰許欲棄楚請遷於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先國君也宋稱人蓋微者　張氏洽曰許男有從晉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　李氏廉曰士穀主垂隴趙盾主新城而書會宋荀偃主伐許而書會鄭其事一也　王氏樵曰案春秋之例用兵則主兵者為首大夫雖主兵不得在諸侯上此經所書正其名例左氏乃別生義曰為夷故也說者謂禮卿不會公侯而可以會伯子男此處欲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殊為曲說無理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作圍郕

左傳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海陘杜注魯隘道

集說高氏閌曰去年伐我圍成而壊其郛今春再伐至是又圍成甚之也　家氏鉉翁曰齊叛晉而屢以師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在於爭霸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

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集說高氏閌曰魯不能内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於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趙氏鵬飛曰言齊之見伐也故十八年晉率諸侯圍齊魯故也 家氏鉉翁曰齊大國也魯亦望國也春秋於圍郕後書豹如晉著魯不為自治之計急則求晉亦可鄙矣

乙巳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 晉平二年齊靈二十六年衛獻二十一年殤三年蔡景三十六年鄭簡十年曹成二十二年陳哀十三年杞孝十一年宋平二十年秦景二十一年楚康四年吳諸樊五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苦耕反公穀作瞷音閑

集說杜氏預曰宣公也　孫氏復曰前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此書邾子𨒪卒者晉人尋赦之也

莒子同此　蘇氏轍曰不書其歸不告也

宋人伐陳

左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集說高氏閌曰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書伐許伐陳皆著楚之詘也　陳氏傅良曰莊朝宋微者也曷為得書人微者唯討賊得書人大夫交征於列國而後微者書人是故鄭皇武書宋莊朝書甚者泰庶長鮑越常壽過書　家氏鉉翁曰宋撓楚也十一年楚鄭伐宋撓晉也今宋人伐陳以撓楚春秋貴之　李氏廉曰伐而不書獲異於鄭人之侵蔡

獲燮矣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衛孫蒯田於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於晉

重丘杜注曹邑寰宇記重丘在乘氏縣東北三十一里今曹縣東北有乘氏故城屬山東兖州府

集說趙氏鵬飛曰賢方伯在上諸侯無敢妄加侵伐衛無故而伐曹晉之累也故明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汪氏克寬曰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孫蒯犯上之臣凡民罔不憝者也越竟田獵而遭曹人之辱盍亦內自省耳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乎經之書伐所謂欲

加之罪不患無辭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公桃作洮高厚上左無齊字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卿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陽關杜注在泰山鉅平縣東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　旅松杜注近防地也

集說孫氏復曰三年之中君臣加兵於魯者四齊之不道亦可知也　高氏閌曰齊之君臣同來伐

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恃衆暴寡如此家氏鉉翁曰自夆之戰齊屈於晉而内懷不平每欲釋憾於魯以致晉師令君臣異道而進魯三家束手無策春秋不惟責齊亦閔魯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宋華閲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吴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吴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集說杜氏預曰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　高氏閌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讐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　王氏錫爵曰左師畏華臣之强勸君蓋其惡而舍之而誘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細人姑息之論耳異日者瘈狗入而華臣出顧不恥歟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集說杜氏預曰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王氏樵曰魯之四鄙而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魯之微弱不振亦可知矣國有政雖弱而彊國無政雖大必弱魯蒐于紅革車千乘豈曰無兵而陵夷至

此者三家分政民不知有君故也　高氏閌曰郲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薛氏季宣曰秉齊之圍報執之讐也

附錄左傳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丙午十七年 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

晉平三年齊靈二十七年衛獻二十二年殤四年蔡景三十七年鄭簡十一年曹成二十三年陳哀十四年杞孝十二年宋平二十一年秦景二十二年楚康五年吳諸樊六年

春白狄來

左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胡傳劉氏敞曰周公致大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集說杜氏預曰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高氏閌曰春秋書白狄於是焉止白狄之來與介葛盧同

家氏鉉翁曰春秋之義會戎盟戎則有譏介葛盧來白狄來之類則無絶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為曹故也

長子純留杜注二縣皆屬上黨郡純地理志作屯今俱屬山西潞安府

集說曰十七年石買侵曹取重丘曹人訴之晉晉人杜氏預曰因其為使執之故書行人　蘇氏轍因其使而執之買則有罪而執之於其使則非禮也故書曰執衛行人石買　張氏洽曰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於京師三也三者有一不得為伯討而况於兼而有之乎

黄氏震曰為石買無故伐曹而執之也然不當因其為行人而執之

秋齊師伐我北鄙 穀作齊侯

集說杜氏預曰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 許氏翰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縱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李氏本曰齊之伐魯志在爭霸欲以長驅中原三年之中五伐四圍而今又以師伐暴亦甚矣安得不致十二國之圍哉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

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
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
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
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
月會於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
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
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
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
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
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
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
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
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
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
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
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

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梗陽杜注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今太原府清源縣有梗陽故城 平陰杜注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平陰古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今縣屬東平州 巫山杜注在盧縣東北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北七十五里有孝堂山即齊侯望晉師處也 京茲杜注在平陰城東南 邿杜注平陰西有峙山 郵棠杜注齊邑今膠州即墨縣南八十里有甘棠社即古棠鄉 濰水經注濰水出琅琊箕縣過東武平昌高密淳于都昌入海箕縣在今莒州東武故城今為諸城縣治 平昌高密淳于皆在今安丘縣都昌今昌邑縣也 沂杜注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海蓋縣省入沂水縣今屬山東青州府

胡傳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横數伐

鄭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阻横逆抑强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集說杜氏預曰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陸氏淳曰齊背盟主數伐小國諸侯同心故特書曰同圍　劉氏敞曰穀梁曰非圍而曰圍非也春秋信史也若未圍而言圍豈得為信史哉　程子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許氏翰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　家氏鉉翁曰或謂搴之戰晉為魯衛而伐齊春秋不與也今晉平為魯伐齊而春秋與之何耶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兩伐齊是也搴之戰雖曰為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憾春秋不與也今兹伐齊靈背盟好歳以兵

加於魯晉為之合諸侯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罪從衆欲而出師非為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　鄭氏玉曰莒邾嘗病魯矣滕薛小邾嘗屬齊矣今圍齊齊莫敢不同者晉人以大義驅之也　王氏樵曰齊環恃其桀暴虐鄰殘民四年之中至於六伐鄙而四圍邑不道之甚為諸侯所共疾也晉討得其罪與衆同欲而非為其私也故書同圍以與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集說杜氏預曰禮當與許男同　劉氏敞曰穀梁曰閔之也非也是亦記事而已矣何閔之有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

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蒍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汾杜注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水經注潁水東歷罡丘城南故汾丘城也今襄城縣屬河南開封府

魚陵杜注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水經注湛水源於魚齒山今在汝州東南五十里

上棘郡縣志陽翟有上棘城今在禹州南

旃然杜注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水經注索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即古旃然水也嵩渚山在滎陽縣東南三十五里

胥靡杜注鄭邑

獻于杜注鄭邑

雍梁杜注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梅山杜注在滎陽密縣東北今開封府鄭州西南三十里有梅山

集說薛氏季宣曰楚公子午之伐聞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迄無成功黷武而已矣 李氏廉曰此蕭魚之後楚兵又至鄭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六